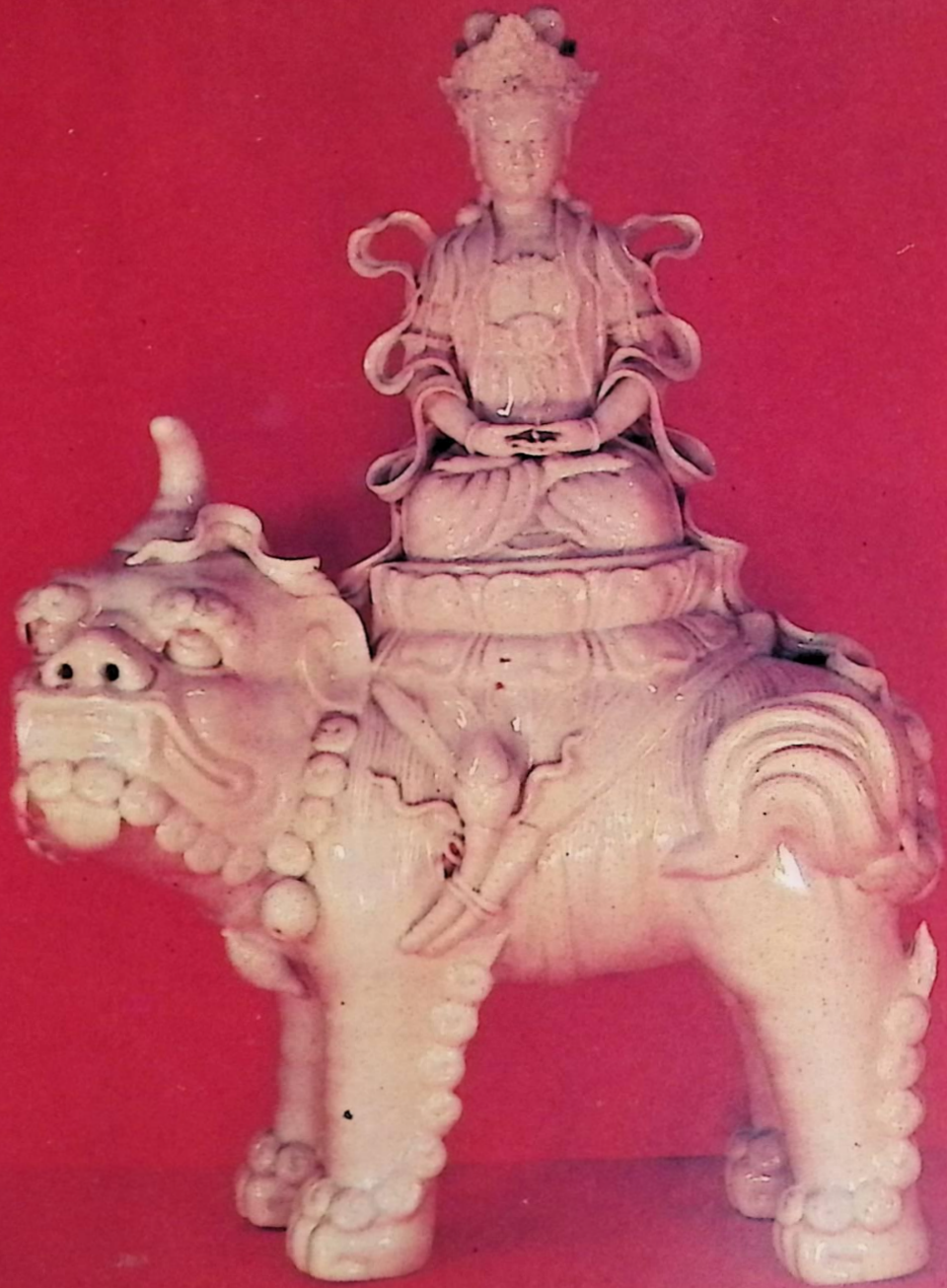


福

田

雜誌



PUNYA-KṢETRA MAGAZINE

-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一三
- 發行人：施國雄
- 發行處：福田雜誌社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2段38巷8號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電話：(06) 222-8518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健康路209~)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5246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3

煮雲老法師入滅

【鳳山訊】在台大力全力領導念佛法門，蓮宗尊宿煮雲老法師，本年農曆七月初四午夜，於鳳山蓮社入滅。老法師著述講說，感化力極強。修行持名，自利利他，精進第一。功在佛教，德齊諸祖。



贈字消息

發願書寫 心經千遍
與眾結緣 功德回向
多劫以來 冤家債主
離苦得樂 早證菩提

贈送處：台南市健康路一四〇巷卅二號四樓 莫佩嫻

※尚有「奇妙的舍利子」一書。歡迎索閱！

贈書消息

(一)養生保命錄。
(二)金剛心總持論。
(三)叩鳴集。
(四)三聖經。

以上善書贈送國內人士，函索每冊請附回郵五元，並請註明「福田雜誌讀者」函索即寄。

贈送處：彰化三十一信箱 大華社

勸請天台藏

天台藏已印出四部，精裝、象皮布封面、燙金字。依木板影印，古雅大方。內容尤可研翫。除已贈送外，尚存有部分。請象徵式捐助低於成本印刷費（流入續印費用），則贈送供養法寶，出家大德免費供養。謹將資料列後，敬請參攷。

書名	冊數	頁數	請捐助印刷費
一、刪定止觀	一冊	332	五十元
二、天台九祖傳 傳佛心印記註	一冊	360	五十元
三、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	一冊	606	一百元
四、教觀綱宗釋義記	一冊	588	一百元

如荷請經請郵撥：
帳號：〇〇三五四四五—三號
帳戶：因明雜誌社

本期目錄

大願地藏菩薩聖像	封面
佛教新聞	1
社論：傳統佛教成嚮往	2
悼念煮雲老法師	3
煮雲老法師年表	4
九華山	5
論一乘妙法與久遠釋迦(上)	7
楚石禪詩欣賞(二)	9
汝本無垢	11
契機	12
大盜奪掘魔—指鬘的故事	13
過堂—夏中一日第一章之一	15
福田功德會八月份會務報導	17
蓮話	封底

● 免費贈閱 · 歡迎函索

傳統佛教成嚮往

時代是一條巨流，不能截取。然觀其內涵，以某一時期特色而言，此中古黑暗時代，此文藝復興時代等。這裏稱傳統佛教，係指唐宋明清時期，中國佛教僧團叢林生活型態為代表。此一型態傳統佛教，於今，不容於世間社會。民國以來，開始瓦解，如法律置佛教之上，寺院改充學堂等。平時受地痞侵奪，戰亂為兵燹掠毀。經對日戰爭而加速崩潰，四十年代正式結束。

佛法不可思議，感應不可思議，彼屈此伸。天地間留有少數僧寶，桴楫於海島，替此寶島建立起高層次宗教，騰射佛教光彩於太平洋上。

今年自開春，以至落葉秋聲時候，傳統佛教代表人物，如廣欽老和尚，慈瑞、慧三、賈雲等老法師，相繼入滅。此徵兆寶島四十年傳統佛教，亦漸式微。此諸尊宿所以堪能代表傳統佛教者，因具其共同特點：

一、有真修持：如長坐、如念佛、如禮誦。專心一志，一生無傍鶩。

二、不主動追求名利：有些長老，看來很活躍，也是名利船上人物。扣其實，過着最低生活，甚至不食烟火，本質上都是修行人。身價是被轎夫抬高。

三、有入叢經歷，出家人型態固定。能過團體生活，遵守大眾規約。老實誠懇，不把佛教當商業經營。

諸尊宿等最大特點，亦是最大供獻，為替台灣建立高層次宗教信仰。容敘一言：

台灣孤寄海隅，中原文化潤被較遲。又屢遭異國侵凌，苦受摧殘，國族宗教文化無緣完備。大體言之，四十年前，率多民俗，而少宗教。純正佛教更難言矣。此為有目共睹之事實。由此諸長老蒞台，大力弘傳戒幢，演說經教，組織道場，始見寺院規模，僧人威儀。此高層次宗教樹立，僅星星點點，惜未普遍。

由經濟起飛，政治民主，組成現代社會，躋列已開發國家之林。當此物質享受超越天堂時，精神生活則墮深淵。人民宗教信仰低落，每下愈沉。邪教暗流，情色染污，漸為有識之士所憂慮。各階層竟束手無佳策，徒禁止難遏其濫。唯一有效方法是轉移民風。將落後社會神祕、粗糙、嘈雜的活動，轉化為樸實、誠信、安祥的宗教氣氛。此諸長老，正是轉化民風，最適當，最有效人選。借多入滅。令人悵嘆。

今後佛教，將成何型態，僧人走向為主流，社會結構為欄楯。惟傳統佛教，勢成嚮往，不復存在。

悼念煮雲老法師

— 雲庵

八月蕭疎，忽聞教長老煮雲法師西歸，乍聽爲之驚愕。自問老法師不是在鳳山佛教蓮社正主持佛七嗎？消息會是真的嗎？事實徵確，心裡一陣悽惻，腦中縱橫萬緒，抽出漠漠輕烟的回憶。因爲老法師與先師慧公是同道好友，愁傷特別痛切。翌晨看到十多年很少隨喜佛教活動的湛然方丈趕乘第一班次中興號前往佛教蓮社參加助念，大概感受相同。

今年教界多位長老相繼圓寂，實是佛教極極蕭條備受摧殘的一年。歷史有時會重演，十四年前老法師在悼念先師文中，也提到當年教界長老相繼示寂的特別多。翻開紀念集，仔細重看，在結語他感慨的說：「回顧到這兒，我憂心忡忡，……憂心的是衆生福薄，法匠不能住世，尤其是今年教界耆宿長老一再相續而歸，此是佛門之不幸也。……是眞的衆生福薄，否則怎麼一位接着一位離去！先是廣欽長老，再聞慧三、慈瑞、賢頓、煮雲諸位耆宿等。難到他們有默契，遊戲人間度化衆生，期限到了，大家一齊回去。」

老法師與先師大約是民國三十七、八年前後渡海來台，那時候，本地人可能不大歡迎所謂的外省人。他們二人初到台南時，當然也不受歡迎，當時吃足了苦頭。老法師說：「……台南××寺住持請我到該寺任當家之職，但因人事關係，我只好離開××寺，搬到開山路十八號李太太的走廊下住，我一共住了六個月。……我剛到台南時，因地方上的不諒解，不容許外省人加入當地佛教會，甚至住進寺廟都不可能。所以那時候的我是非常潦倒的。而慧師雖也極受本地人排斥，可是他還是不斷的講經。」

當時台灣的佛教，與大陸佛教相比較，還算十分落後，一切談不上，沒有戒師傳戒，沒有法師講經，看不到僧人威儀與佛教形式。幸好這些住過叢林，受過正規佛教陶冶的法師，因教難到台灣來。他們扮演菩薩角色，擔負教化責任。菩薩角色豈是好當的！他要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

忍。孟子不是這樣說過：「時代要把責任使命給一個人，一定先鍛鍊他的心志，勞苦他的筋骨，飢餓他的體膚，窮迫他的生活，讓他處處不得稱心順意。這是時代要激勵他的心志，堅忍他的性格，增加他所未具備的能力。」擔負如來家業，替代釋尊教化，不是佛教把責任給了這些法師嗎？是何等的任重道遠啊！他們把住人簷下、替人放牛、潦倒不堪、受盡排斥種種身心壓力，當作是激發道心、堅定自性，發揮菩薩利他精神的違逆增上緣。如今，由當初的排斥離心力，到今天的崇敬向心力，正當佛教以老法師爲莊嚴榮耀的時候，而老法師卻要先走一步，今後迷茫衆生，靠誰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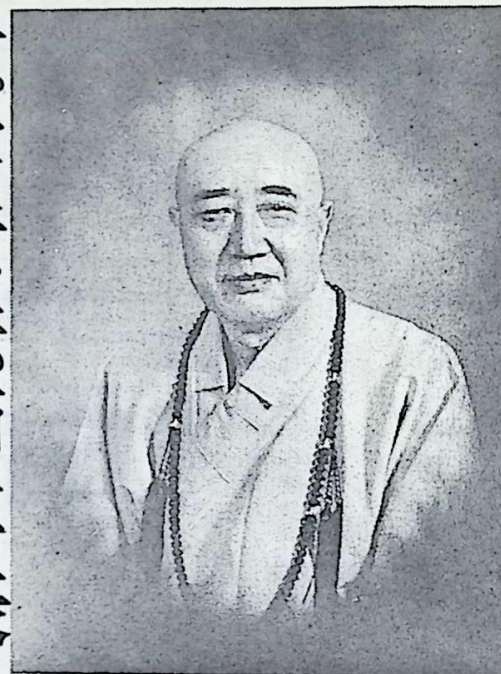
老法師付出生命倡導精進佛七，開創風氣。一年四季，一日六時，席不暇暖，從無休息。近幾年聽說老法師四大微恙，法躬欠調，但是領導結七持名禮拜從未間斷，甚至往生在即，還主持小朋友佛七，是眞應了「將士應死在戰場，講師應死在講堂」的精神。俗云：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意謂既然選擇了某一種職務，做了某一種行業，就必須盡忠職守。是的，既然發心當釋子，既然選了「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的念佛爲學生之修持，那麼這一生就須忠恪於佛教，專心於念佛。老法師這一生可說是對得起佛教，對得起自己。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風範，不讓歷史古人。

看到訃告，老法師事略，畢生大宏佛事，盛轉法輪，著作豐富，影響廣大，眞是一位現代佛教的無畏前鋒。欽仰之餘，謹以本文聊表對這位耆宿長老無限懷念，最後以湛然寺一副最足以描繪出一生功德輓聯作結語：

一行三昧居淨土世界

三世十方弘如來大業





煮雲老法師年表

福

民國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於江蘇如皋。俗姓許名秀明。
 民國二十六年十九歲，投本縣將軍廟，依師祖上參明老和尚出家。
 民國三十年春，二十三歲，於南京攝山棲霞寺，從上若下舜老和尚受具足戒，並學教於棲霞律學院。

民國三十二年，入鎮江焦山佛學院就讀。親近院長雪煩大和尚。

民國三十四年春，入上海圓明講堂，親近圓瑛老法師。

民國三十六年，于浙江南海普陀山普濟寺，任知客職。

民國三十八年，于浙江南海普陀山，後山慧濟寺，閱藏。

民國三十九年，自普陀山來台，於后里（內埔）懷德堂閱藏。

民國四十年，親近汐止慈航菩薩。

民國四十年，首次環島弘法。

民國四十一年，大仙寺傳戒，任尊證。

民國四十二年，任鳳山佛教蓮社住持。出版『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並於鳳山佛教蓮社創辦佛學講習班。

4. 教。

民國四十三年於高雄鳳鳴電台，主持空中佈教。領導青年作第二次環島佈教。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於台南市康樂台講演「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深受教界讚譽。年底出版『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民國四十五年，『煮雲法師講演集』出版。並任澎湖佛教會主辦護國息災萬壽戒會羯磨和尚。

民國四十七年，隨南亭老法師及成一、星雲諸師，為出版大藏經，作第四次環島佈教，並徵求預約。

民國四十七年，于新北投居士林，閉關靜修。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金山活佛』出版。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任壽山寺東方佛學院教務主任。

民國五十四年，『皇帝與和尚』出版。

民國五十六年五月，『佛門異記』出版。

民國五十七年，『弘法散記』出版。

民國五十九年春，出席香港世界弘法大會，及二次世界華僧大會。

民國六十年四月，『病患者的指南』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東南亞佛教見聞記』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農曆二月，於台東清覺寺創辦精進佛七。

民國六十三年，創辦大專學生精進佛七。

民國六十四年三月，舉辦僧眾精進佛七。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精進佛七感應錄』、『精進佛七日記』、『大專佛七開示錄』、『僧眾精進佛七記』出版。十二月任佛光山三壇大戒羯磨和尚。

和尙。

民國六十九年，任高雄龍泉寺三壇大戒教授和尚。

民國七十二年，興建台中蓮華山護國清涼寺。

民國七十二年，赴馬來西亞，主持精進佛七。

民國七十三年，赴新加坡、馬來西亞，主持精進佛七。

民國七十四年，創辦淨土專宗學院，于蓮華山清涼寺。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九日，圓寂於鳳山佛教蓮社。世壽六十有八。

南無地藏菩薩摩訶薩



連文異敬仿盧世侯居士畫意

九華山

— 香濟

昔在九江上，遙望九華峯，

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

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

君爲東道主，於此臥雲松。

此爲唐詩人李白「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詩

，九華之名，始見於此詩。

一、為觀光道場辯解

佛教移植台灣，出生許多不尋常，過去

未曾有之現象，如「觀光道場」即係其一。

或說昔亦有之，無「觀光」名稱而已。或說不然，昔日深山巨剎，供人進香朝拜，與時下觀光，實質與作風皆不同。且叢林古寺，既香光至盛者，因佔地廣袤，總有一部清靜地帶，遊客所不能至者，非今日地狹廟淺，無內無外，又無香期，無日無休情況。九華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名騰中外，朝禮遊觀者多，擾害僧眾進修，自不待言。日久俗化失律，又遭譏刺，墮壞教聲，亦必有之。九華山誌於鑑訂凡例中，有一說明，意頗可取，亦可借爲今日台灣許多觀光道場，做一辯解：

「時丁末法，佛日久已潛輝，即三藏十部經文，亦幾視同故紙，無人研究。求住持佛法，接引眾生者，端爲僧伽是賴，故僧寶與佛法同尊，良有以也。九華以香火道場，各寺庵僧眾，多紛於應接來賓，致修持之功，反多忽略，此固可太息，而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舊志因此，對於僧伽，肆口譏評：佛門如市，寺僧如僧等類之語言，不一而足。不知經云：稱名禮敬地藏菩薩，得種種利益，除種種苦惱，畢竟安置於生天涅槃之道。準此，則每年四方善信，來山朝拜者，所種善根福德，詎可計量。而儻非有比丘爲東道主，則必裹足不前，善根無從種植。即彼自命高人，怡情山水者，亦終不能裹糧入山，竄荆棘而棲巖穴。是則僧伽輩路藍縷以啓山林，不僅爲善信男女之福田，其有造於遊觀者，亦正多也，安可輕心譏誚耶！」

二、地藏菩薩法要

昔者，千里萬里，百城煙水，飲風餐露，辛勤行脚，非驚懸磚瓦木樑之砌建莊嚴，非為遊山玩水以娛色身。今者，無跋涉長途之辛，無風雨之苦，晏坐堂上，靜讀山誌，苦逸不一，心情無二，所慕所企者，所能逢善知識，指導向上一層路徑，學得一二法門，以為悟道之資。地藏王菩薩，神通妙相，不可思議，悲心深重，無非欲眾生離苦，於此述菩薩三法要，一依二觀。地藏菩薩開示，若有眾生欲向大乘者，最初根本在依止一實境界，以修信解。二觀者：即一唯心識觀及真如實觀。

此眾生所依之一實境界，即眾生心體。心有二種相，一心內相，一心外相。心內相復有二種，一真一妄。其真者，謂心體本相，清淨圓滿，徧一切處，恒常不壞，建立生長一切法。其妄者，謂起念、分別、覺知、緣慮、憶想等事，能生一切虛偽無實之種種境界。心外相者，謂一切諸法種種境界等。隨有所念，境界現前。故有內心及外心差別。內妄者，為因為體。外妄者，為果為用。依此言一切諸法悉名為心。隨諸眾生，死此生彼，恒為作依，亦即諸佛法身。一切眾生種種果報，皆依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長，住法身中，為法身所攝。法身之體，無有異相。如何能依憑此一實境界修信解者，應當學習二種觀法。

一學習唯心識觀者，於一切時，一切處，隨身口意，有所作業，悉當觀察，知唯是心。乃至一切境界，隨心有所緣念，當使心隨逐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內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別也。若使離心，則無一法一相而能自見有差別也。常應如是守記內心，知唯妄念，無實境界，勿令休廢，是名修學唯心識觀。

二學習真如實觀者，思惟心性，無生無滅，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漸能過空處、識處、無少處、非想非非想處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得相似空三昧時，識想受行，粗分別相，不現在前。從此修學，為善知識大慈悲守護長養，展轉能入心寂三昧。

三、金地藏之應化

地藏姓金氏，號喬覺，新羅國王之支屬。為別於經典中之地藏王菩薩，通稱金地藏。金地藏於唐高宗永徽四年，二十四歲時落髮，涉海來華。捨舟而徒，邂逅至池陽，觀九華山，心樂駐錫，端坐修持俄然七十五載。至唐開元十六年七月三十夜成道，計年九十九歲。金地藏居九華時，巖棲澗汲，趣爾度日，毒螫無念，白土為食，皆不可思議之神用。白土為食及供眾，山誌有二處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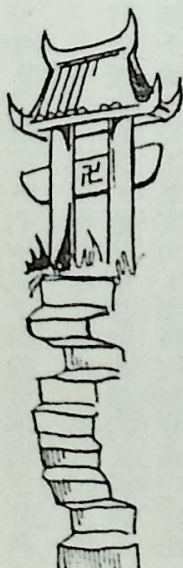
其一：有諸葛節者，曾率村民，自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唯金地藏一人孤然閉目石室。其旁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

其二：新羅國僧眾，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金地藏乃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礱如麵，而供眾食。

四、高僧

山志凡例有謂：「有蕩益大師一傳，崐山片玉，價重連城。較儒家陽明，有過之無不及。」足徵非名山脚下，盡無高僧。蕩益大師於三十八歲時，曾住九華之華嚴庵（又稱回香閣）。山誌除大師傳外，尚保留大師親撰序疏等八篇。其中以「復九華常住書」，最為懇切周全，如云：

「世典云：胡越人相為讎敵，及乘舟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九華實地藏慈尊現化地，山中大眾，無非地藏真實子孫。唯願眾師，各各捨是非人我之心，念法門山門之體，同修無諍三昧，永播大道風。」



論一乘妙法與久遠釋迦

(上)

田村芳朗 著

蘇榮焜 譯

一、法華經的特色

按鳩摩羅什與弟子們，係於公元四〇六年將法華經的譯作完成，經取名為妙法蓮華經，全部共有七卷二十七品。鳩摩羅什等在譯法華經時，無疑經過相互多次的討論，亦耗費不少的心血，始告完成。即使如此，自譯出法華經以後，許多弟子們仍然針對法華，作了不少精闢的註釋。其中尤以道生所著的妙法蓮華經疏為最早。據道生這一部妙法蓮華經疏的內容以觀，自序品第一起，到安樂行品第十三止，謂為「明三因為一因」，自地湧出品第十四起，到囑累品第二十一止，謂為辨三果為一果。且道生又把整部法華經分為因、果兩大門。自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二起，

到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七止，謂為均三人為一人，這個部份自與流通分相若。

道生除將法華作了以上劃分之外，亦釐定善淨、方便、真實、無餘等四種法輪。所謂真實法輪可作為「破三偽、成一美」解，又名為真實，無餘法輪可作為「會歸之談，並作常住妙旨」解，又名為無餘。因此，若與因果二門相對比照，自序品第一起，到安樂行品第十三止，乃屬於因門真實法輪，自地湧出品第十四起，到囑累品第二十一止，乃屬於果門的無餘法輪。至於法華經的前半部，是在闡示攝三乘為一的一乘妙法，法華經的後半部，是在闡示攝三果為一的久遠釋迦說。

及光宅寺法雲(四六七—五二九年)時，亦作一部「法華義記」。法雲係將序品一品作為序分，自方便品第二起，到分別功德品第十七彌勒偈頌止，計十四品半，作為正宗分，自上述長行起，到法華經最後一品，計十一品半，作為流通分。除了以上劃分以外，各分又得分為二，如在正宗分中，自方便品起，到安樂行品止，計十二品，謂為「開三顯一，以明因義」解，自地湧出品起，到分別功德品之彌勒頌止，計二品半，謂為「開近顯遠，以明因義」解。然則什麼是「開三顯一」，乃攝三乘諸法，以明一乘妙法之意。又什麼是開近顯遠，謂昔於印度成道之釋迦，實為久遠釋迦垂迹之身云。準此看來，法雲之所以將正宗分再劃分，蓋承襲道生的看法而來，另在上

述二分中，又有三、六、二十四段等不同之分科。

再論天台智顛，他是集法華教學的大成者。

據智顛所撰述的法華文句，係將法華分為序、正、流通分等三大段。自序品起到安樂品止，稱之為述門，自湧出品起，到最後一品，稱之為本門。本、述二門，又可分為序、正、流通等三段，其劃分固多參照法雲的分科法，但亦經智顛一番苦心整理而成。智顛並將因果二門，改稱為述門與本門，蓋在智顛看來，本述二門同含因、果二義，自不宜將前者局限於因門，或將後者局限於果門。有關述、本二門的特色，述門謂之「開三顯一」，本門謂之「開近顯遠」，此與光宅寺法雲的見解雷同。

二、宇宙統一的真理

以上所介紹者，乃歷來各家對法華經所作的分類。衡諸上述的分類，自不難充分把握整部法華經的精神與特色。要之，在法華經安樂行品第十三與從地湧出品第十四之間，顯然可分成前後二大部，前半部得以方便品第二作中心，旨在闡示一乘妙法；後半部得以如來壽量品第十五作中心，旨在闡示久遠釋迦。所謂一乘妙法，實則為統一真理之謂。按一般恒將事物構成之法，以諸法或一切法稱之，基於諸法或一切法之存在，乃肇始宇宙統一的真理。譬如色(物質)有色法，心(精神)有心法，唯其根本可謂色心不二，不二即是一體，亦即統一法之所由存在，而法華乃

將此統一法名之謂薩但那 Saddharma。公元二八六年，竺法護譯法華經時將 Saddharma 詞譯爲正法，鳩摩羅什以諸法含蘊宇宙統一的真理在，極微妙而幽深，乃譯爲妙法。自此什師之後代輩出，予妙法所代表的絕對性真理，無不發揮淋漓盡致。「妙喚爲絕」，斯乃天生智顛對妙法所作之最精闢的詮釋。再妙法所指稱的統一真理，其統一的宇宙觀爲何？如所謂一念三千論是，此與什師所謂「諸法實相」相若。

福

於此，不妨將「開三顯一」之含義，稍作說明。自來大乘佛教對於部派佛教，輒稱其爲小乘，而小乘有聲聞，緣覺二類，名謂二乘。再小乘對佛教所闡示的空義，皆視同虛無解之，略以人生設能歸於虛無，即與歸於涅槃無異。唯其如此，遂使一般積極參予社會活動的佛教徒，對小乘歪曲空義，紛紛予以駁斥，既力陳虛無空見之非，亦指出「二乘不成佛」。抑有進者，此輩自稱屬於菩薩乘，亦是大乘佛徒，予佛教的空義，更作深一層的探討。要知菩薩一語，乃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譯爲覺，薩埵譯爲有情，可見菩薩一方面要具有覺慧，另一方面在現實社會裡，要能下化衆生始足於稱之。是則一部法華經的教說，一在闡示一乘妙法的統一真理，另爲促使二乘亦能作佛，易言之，要使陷於虛無空見的二乘，起死回生，於聽聞一乘妙法後，與菩薩等皆共成佛道。綜之，所謂「開三顯一」者，乃統攝三乘爲一乘，開示一乘妙法之義，目的無他，蓋欲聲聞

、緣覺二乘，亦猶同菩薩一乘，終有作佛之一日。於此宜加附言者，法華經的前半部所闡示的一乘妙法，既稱爲宇宙統一之法，實則亦是萬人平等之法。

三、佛陀觀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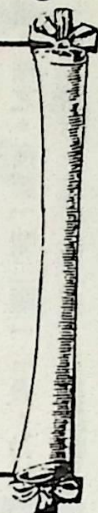
如說「開三顯一」是在闡明一乘妙法，那麼「開近顯遠」是在闡明久遠釋迦說，斯亦爲法華經所欲表達的佛陀觀。茲爲說明這一層道理，不妨將佛教中有關佛陀崇拜的歷史，稍作說明。如所週知，釋迦一生弘法度衆，其所有的教示，具揭示「法信仰」爲其中心，如佛陀即將入滅時，殷殷囑咐弟子等，務必依法不依人，依戒爲師作信條，奉行不逾。唯釋迦弟子既親受佛陀的沐浴已久，及佛陀入滅以後，似多茫然若失，不知所依，於是紛紛索尋佛陀的骨骸、遺物或遺迹，以表崇拜或留念。有者更期盼日後替代釋迦的佛陀再現，唯其如此，乃產生後代種種崇拜佛陀的教說，亦從各個的層面來突出佛陀的存在。舉其要者而言，約有如下二種：一爲佛陀替代觀、二佛身多元論。

先說替代釋迦的佛陀觀。按說如有過去佛思想的存在，必也有未來佛思想在。那麼未來佛思想則爲替代釋迦的佛陀觀。如據經典的說法，有一位彌勒菩薩於兜率天住世，將替代釋迦爲當來下生佛。其次，由於未來佛思想之肇始，接着來世佛的思想也隨着而起，而依照來世佛思想言，謂有無量諸佛於他土住世，凡來世能住此佛土者

亦可同樣面見諸佛云。上述的說法，經載諸經典者，如東方妙喜國有阿閼佛、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是。自來世佛思想產生以後，原先作爲未來佛的彌勒菩薩，又已漸漸化作來世佛，而稱其爲彌勒佛，至其所住的兜率天，即以彌勒淨土稱之。其中屬於未來佛思想者，謂爲彌勒下生信仰，屬於來世佛思想者，謂爲彌陀上生信仰，前者爲彌勒下生經所依，後者爲彌陀上生經所依。唯不管上述彌勒信仰也罷，或極樂世界的彌陀信仰也罷，其在日本或中國佛教徒間，一直頗受信仰，歷久不衰。尤值得一提的是，彌陀信仰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實乃芸芸衆生，爲逃避苦難之娑婆世界，一心希望來世化生淨土所致。他如一般彌勒下生信仰者卻說，際此動亂不安之世，爲救度受災受難的民衆以重見天日，則有待於彌勒下生，庶克有濟云，其希望彌勒應世之情，可謂至殷且切。

來世他土佛思想生起以後，接着又產生十方遍滿佛思想，此即所謂十方世界遍滿一切諸佛之信仰。如舉其最具有代表性者而言，華嚴經的教主爲毘盧遮那佛，而此毘盧遮那佛，係按原意光明遍照而翻譯，其本體爲無限的光明，似此佛陀觀多少與崇拜太陽相若。再十方遍滿佛之思想發展到最後，乃衍生爲內在佛思想。此內在佛思想，係強調佛爲衆生所本具，其教示以涅槃經言之最多，其中如來藏或佛性皆此之謂。綜觀以上佛陀觀之演變到此已發展淋漓盡致。

(待續)



楚石禪詩

◎ 富貴何日來
 留將少年待
 少年忽復去
 惟有白髮在
 須臾陵谷改
 方當未足心
 欲吸無窮海

◎ 慎勿登權門
 權門有覆轍
 李斯遭族夷
 蘇秦就車裂
 多結他人怨
 獨求自己活
 小人不吝誅
 君子先去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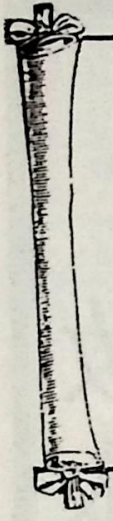
◎ 萬古一相望
 山川何渺茫
 撫心兮躑躅
 搔首兮徬徨
 明月混泥滓
 伯勞栖畫堂
 賢人不見用
 自古涕淋浪

◎ 荒郊枯燭髀
 舊日如花麗
 對鏡寫蛾眉
 教人梳鳳髻
 嬌歌及艷舞
 側立兼傍睨
 一去不復還
 冥冥泣其壻

◎ 鬼是人所為
 人正鬼亦懼
 鬼若異於人
 陰陽孰來去
 明知心自驚
 却喚佛相助
 嗔喜在面門
 何曾離當處

◎ 寒暑去復來
 未知何時息
 嘗聞古老說
 天地有終極
 螻蟻保一身
 蟻蠓恃兩翼
 人心苟不妄
 本具大神力

◎ 向上無爺孃
 向下無妻子
 自語還自歌
 獨行又獨止
 人我知識處
 處處吾鄉里
 借問何以然
 佛種從緣起



欣 賞 (二)

◎苦樂隨時改 形骸與化遷 未能拋富貴 何處覓神仙
 地發金鐘響 潭開玉鏡圓 世人空悵望 惟見嶺雲連

◎寧食自己肉 莫攪他人腸 止殺可延壽 改過勝燒香
 人欲殺豬時 豬走無處藏 死後墮地獄 身先投鑊湯

◎渴時飲水漿 飢來吞飯顆 但貪生處樂 不究死時禍
 先要斷惡緣 次宜營善果 了然見法王 從此除人我

◎學道猶貪富 為僧好買田 利名忙似箭 生死急如絃
 作福居人後 隨邪在衆先 鑽頭入古井 仰面望青天

◎衆生色所愚 喚作墜車驢 三業不清淨 還同碾屎豬
 從來神識暗 反謂佛言虛 地獄方將入 天堂未肯居

◎本來無一物 必竟何損益 人壽有短長 虛空無移易
 身遭因果縛 名落生死籍 八萬大劫終 神仙詎逃厄

◎有人尋佛教 凝坐誦禪經 不肯求諸己 徒勞識一丁
 茫然紙上語 默若霧中星 指出西來意 春山疊疊青

汝本無垢

約四十二章經：「絃急則斷，

絃緩不成聲。」不疾不徐，細水長流乃修行入道之要訣。可是偏有一種人，似是而非地知道一些佛法，認為學佛必求成道，修禪必得開悟。若不成道、不開悟，即等於盲人夜行。若在生前不能了脫生死，便等於虛度人生一世，因為死後不知何往？所以急求悟道。其中有一輩人常說：「未學佛前不知生死可畏，學佛之後又覺得生死不易解脫，雖然努力修行，徹悟仍遙遙無期，總不能放下家庭、事業和工作，用全部時間、生命來用功吧！縱然能此，又有誰能保證我一定會徹悟？如在未徹悟前死了，將會有一個如何的未來呢？」

佛陀亦曾被弟子問過類似問題

，佛陀說：「不要害怕，你看過樹嗎？如果用繩索將一棵樹從小就向西面拉，長大後一定朝向西面的，將來不論風吹樹倒，或人工砍伐，一定朝西倒下的。」這就是說，修

行用功重在平時的努力方向，不必

擔心往生何趣。平時修行，信願具足，就不愁死後隨業墮落。衆生病在「重果不重因（只求善果，不種善因）」，菩薩則「重因不重果（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修行的本身就是目的，不須擔心未來的結果如何！

佛法在世間，原以給人類指出正確的生活態度與清淨的生活方式為目標。如能做到生活的態度正確，生活的方式清淨，便是自利利他的修行者，便可能減少乃至解脫煩惱的困擾，是步上出離生死的菩提大道了。

有一則六祖的嗣孫石頭希遷的公案如下：一日有僧來請益希遷大師：「如何是解脫？」

希遷反問：「誰縛汝？」

僧又問：「如何生淨土？」

希遷再反問：「誰垢汝？」

僧更問：「如何證涅槃？」

希遷仍反問：「誰將生死與汝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

此所謂本來無縛、無垢、無生死，何必要追求解脫、淨土、涅槃呢？馬祖道一禪師說：「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息心銘亦云：「心想若滅，生死長絕。」汝之自心不受外境所困擾，便是解脫；不被貪瞋等煩惱所染，便是淨土；不戀生死不畏生死，雖在生死即同涅槃，若能面對任何境界不起取捨欣厭之心，就是解脫自在。如果仍有解脫道可修，仍有淨土可生，仍有生死可了，便在堅固的執著之中，豈是真正的自在解脫？約心經：「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以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以「有所得心」求悟，縱然出現相似悟境，那是與我見、我慢相應的魔境，絕非真悟。永嘉大師的「證道歌」云：「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

自在光

臨濟慧照禪師說：「設有修得

者，皆是生死業。」馬祖的弟子大珠慧海禪師亦爲禪者指出了生死業與解脫道的分別，他說：「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是生死業。」至於如何而得解脫生死？他說：「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景德傳燈錄」卷六）對於生死的現象是不必介意的，對於生死中的現象之執著取捨，才是墮於生死苦海的根本。若能心得自在，離貪、離瞋、離無明煩惱，雖住生死界，實同出生死。

有人主張市井喧囂，難以修道，必須離羣索居遁入山林閉關潛修始可證悟。古德云：「須彌山上無道修。」永嘉玄覺大師對此亦持相反看法，他說：「若未識（悟）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悟）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



在佛教中每位老太太都最虔誠。傳說中亦有一位信佛很虔誠的老太太，不但念佛拜佛精勤用功，對經典的義理也能仔細思惟。她住的地方離寺院不遠，發願每天請一位師父到家裡來供養，寺裡百餘位師父就這樣周而復始輪流着。凡是來受供的師父，齋後老太太就提出許多佛經的詞句請師父開示解答。

佛經義理，不是每位僧人都精通剖解的，有的人慧根較鈍，悟解不深，有的人剛剛出家，還未遍讀經典，熟悉經義。因此有些師父自卑，聽到前來

受供，心存怯懼，但是老太太誠意，也不得不來。

有一天輪到摩訶盧，雖然年紀已邁，卻是剛出家不久的新比丘，對佛經義

理一無所知。在路上：他

想著吃飽了飯老太太要求開示怎麼對付，自己什麼也不懂，愈想愈踟躕。所以盡量放慢脚步，老牛拖車式的步伐，心想最好能拖過吃飯的時間，免得啞羊僧充講師家。

吃飯時間快到，老太太未見師父到來，急著到門外張望，遠遠看見一位老師父，慢吞吞安祥徐步的走來，看起來很穩重的樣子，心想今天這位師父走路安祥、不趨不急，有點老修行的樣子，看來一定很有智慧。於是殷勤招待，歡喜無比，一心等着齋後的精彩開示。齋畢，馬上佈置法座，請師父說

法。摩訶盧實在不知道要從那裡說起，法座成針氈，苦惱非常，苦得歎一口氣，自怨——愚無知實苦。老太太聽到這一句話，思惟「愚無所知」，這不是十二因緣法的根本嗎？因為有無明，所以生死輪迴不已，有生死輪迴，就會苦惱不堪，所以說實在是苦。老太太這樣反覆思惟這句話，即刻證得初果須陀洹。

老太太因這句「愚無知實苦」而證果，為了感恩，趕緊到儲藏室取布準備供養，摩訶盧坐在如針氈的法座上痛苦難言，一見老太太離開，趕快下座

契機

——智泉

跑回寺去，回到寺裡還怕老太太追來，一入房門就把門門起來了。老太太真的從後面追來了，寺裡方丈老和尚見老太太追到寺來，以為徒弟受供犯了過錯，入定觀察，乃知老太太得了須陀洹果，就叫摩訶盧出來接受布施，並開示此事經過。

法不在多，契機最好。能契機一句話受用無窮，不契機三藏十二部統統強迫灌輸給你，也只是垃圾一堆。再說，聞法能不能了悟，也要靠自己肯不肯思惟。老太太聞「愚無所知實苦」一句無意之歎

氣，能馬上聯想過去所聽到的十二因緣法，將它消化融會貫通而體悟無知就是無明，無明就是輪迴根本，因而證果。各位同參，回想一下我們聞法的精神也是這樣嗎！

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忘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君不見六祖砍柴春米；龐居士父女編製竹簍；香嚴芟除草木；百丈家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安在偽山座下當典座（厨頭）；雪峰在德山當飯頭；仰山、雪竇當知客；洞山做香燈；大慧任侍者等，不都是祖師們成道的現成例子！

六祖壇經云：「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不論多大的過失，直下承當，便成無過。生死大事亦復如是，雖有生起而不戀生死、不懼生死、直下承當，便成自在於生死之間的大解脫人了。汝本無縛、汝本無垢，一念靈明，便由知覺、超覺進入正覺；一念貪癡，心如木石，便成無覺。

就本源實性而言，三界六道包括陰界皆為夢境，天人鬼畜皆為夢身。人生如夢，幻有實無，幻中生幻，陰界現前，夢中談覺，覺非真覺，覺後無夢，醒夢一如，何有三界？何有六道？陰陽二界亦自不立，迷、覺、中道，俱成戲論。

大盜鴛掘魔

指鬢的故事

— 陳重文

佛陀在世當時的印度，最強大的國家是摩揭陀王國和拘薩羅王國。話說某一天，當許多比丘在拘薩羅國的首都舍衛城乞食的時候，看到許多民衆聚集在波斯匿國王的宮殿門外請願：原來國內有一位名叫鴛掘魔的盜賊，生性極爲兇惡殘暴，到處殺人傷生，一點兒慈悲心也沒有，而成爲國人所最害怕、傷腦筋的對象。他幾乎每天殺人，然後把死人的指頭貫穿成花鬢的樣子，因此得了「指鬢」的綽號。民衆原來是向國王請求能派大軍去加以圍剿的。

比丘們托鉢後回到祇洹精舍，就向世尊報告這件事。世尊聽後，獨自的默然出行前往鴛掘魔的住處，途中有砍柴的、擔草的、耕種的、以及牧牛、牧羊的各種各色人物，看到世尊是走往鴛掘魔的道路，都向世尊警告道：「沙門啊沙門！不要走這條道路。因爲有一位非常凶暴名叫鴛掘魔的大盜就住在這條道路上。若有人想經過這條道路的話，一定要集合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甚或四十、五十人之後才敢過去。有時仍舊不是鴛掘魔的敵手而被敗擒，看你獨自一人又無同伴，實在太危險了，最好還是趕快離開吧！」但世尊聽後，仍然照樣前進不誤。

那時正好鴛掘魔的母親拿食物要給他吃，而鴛掘魔也在數着他用死人手指頭穿成的花鬢到底足夠一千數了沒有，發現不足數的樣子就復算一次，結果發現只有九百九十九隻，就是缺少一隻。這時他往路上四顧遠望，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捉來殺掉以便足數，卻又看不到人跡，心中想着：「我師父曾經告訴過我，如果能殺死母親，來生一定能夠升到天上。現在母親親自來到這兒，正好可以捉來殺掉，一來可以充足指頭的數目，二來也可

以獲得升天報。」想畢，凶性大發，左手一把捉住母親的頭髮，右手拔出劍來說道：「阿母，不要跑！」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世尊適時放出眉間相光，將整個山林照得通明而驚動了鴛掘魔。鴛掘魔便問母親：「這是什麼光，竟將山林照得通明？難道是國王集結大軍要來殺我嗎？」他母親答道：「這即不是日月光，也不是火光，更不是釋梵天王的光明，因爲它不但沒有使鳥獸等動物害怕，還使牠們更加溫馴和諧，猜想這一定是佛陀世尊所放的光明才有這麼清淨的效用吧！」鴛掘魔聽後內心喜不自勝的對他母親說：「我師父曾經特別慎重的教勸過我：如果你能殺害母親，並殺死沙門瞿曇（世尊的名字）的話，來生定會升到梵天上去（更高的天界）。阿母住着不可以跑，等我先將沙門瞿曇殺了，吃掉再說。」說完就將母親暫時丟在一邊，趕追世尊去了。

當追得遠遠的看到世尊時，發現世尊的身體就像黃金聚在一起一樣的放出光明而無所不照，於是得意的自言自語起來：「這位沙門犯我手中必定逃不出去了，想從這條道路過去的人，都要結集大衆才敢過去，他竟敢沒有結伴的就獨自走來，現在正好將他殺掉！」即時拔出腰劍繼續追趕上去。遠看世尊只是一步一步從容而緩慢的走着，但奇怪的，鴛掘魔雖以異於尋常的快速奔追上去，就是無法趕上，鴛掘魔就大聲喊道：「前面的沙門停一停啊！」世尊答道：「我本就走得像停下來那樣的緩慢，倒是你一直奔跑不停，怎麼反叫我停下來呢？」鴛掘魔說道：「明明離我遠遠的，卻說他走得慢慢的有如停下沒有走一樣，並說我是不停止的在跑呢！因此又對我說教：他已住下來，是我沒有住下來。（真是豈有此理！）」世尊

於是詩頌答道：

世尊說他已停住下來了 是說再不傷害一切衆生
現在你有殺衆生的惡心 不能離開於罪惡的根源
我已住在慈善的心地中 憐愍愛護着一切的人們
你卻已種下地獄的罪名 不能離開於罪惡的根源

鴛掘魔聽到詩頌後，心中想着：「我現在真的是作惡麼？師父明明跟我說這樣做才是大供祠，才能獲得大果報，能夠殺取千人將其指頭穿成花鬘的，就能如其所願的獲得善果。能這樣做的人，命終之後，就會轉生到天上去。假設能將生身母親和沙門瞿曇捉來殺了，會轉生到更高的梵天上去。師父明明是這麼說的。」佛陀知道鴛掘魔心中所想，就運起威神，使鴛掘魔的神識在不知不覺之中洞寤起來，憶起在婆羅門聖典中也曾說過：如來的出世是很難得遇到的，時常要經過億劫之久才出世一次。如來出世時，未被度化的能被度化，還未解脫的也能獲得解脫。他又會教示滅六見之法。又我如果奔跑起來，能夠追趕上大象、快馬以及各種車乘和人民，但是這位沙門行走時一點也不急快，我雖使盡渾身解數拚力追趕也追不上，看來他一定是如來無疑了。這時鴛掘魔就唱頌出詩偈道：

世尊現在爲了我 頌出微妙之詩偈

惡者之我今識真 皆由世尊之威神

即時捨去利刀劍 丟棄投入深坑中

今我敬禮沙門跡 即求出家作沙門

頌畢之後鴛掘魔立即請求世尊讓他出家作沙門，世尊應允之下並對之說法，即時獲得清淨法眼而進入初果向（這是初果的前一位）。兩人便一起回到祇洹精舍去了。

另一方面，波斯匿王聽了民衆的請願，已經聚集四部兵衆，正準備前往攻殺大盜鴛掘魔，臨出發前先行拜會世尊，想聽聽世尊的意見。世尊接見之後問道：「大王，看你今天全身裝備的樣子，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波斯匿王就將鴛掘魔的惡跡敘說一遍，告以準備誅殺這位有如惡鬼的

大盜。世尊聽後問道：「大王，如果鴛掘魔信心堅固的出家學道去了，大王準備怎樣對付他呢？」國王答道：「對於信心堅固的真正出家學道人，我除了應當承事供養，隨時禮拜之外，還能如何呢？但是世尊啊，那個傢伙實是一位沒有毫釐之善的大惡人，老是殺害衆生，那有可能出家學道呢？絕無此理的！」是時鴛掘魔在離世尊不遠的地方正身正意的專心打坐，世尊就伸出右手指示波斯匿王道：「正在打坐的那位比丘就是鴛掘魔。」國王聽後爲之緊張起來，世尊就對國王說道：「不要緊張，他已改邪歸正，不信的話你可以親去觀察。」波斯匿王跟鴛掘魔對話觀察一陣之後，爲之對世尊讚歎不已的說道：「不肯投降的可以使他投降，不肯伏服的可以使他伏服，甚奇甚特啊！真是前所未有，世尊竟能降伏這種窮兇極惡的人！唯願世尊壽命無窮，以使人民蒙恩而獲得長養。就此告辭了。」

此後鴛掘魔過起阿蘭若的頭陀苦行，一點也不怕辛苦的托鉢乞食，終於獲得六種神通而證得了阿羅漢果。有一天當他進入舍衛城中托鉢乞食時，被人認出他就是鴛掘魔，於是互相指着他道：「那不就是鴛掘魔嗎？也不知有多少人被他殺害了，真是可惡！現在竟敢進來城中乞食，大家打啊！」是時城中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各以瓦片、石頭、木棍、刀劍等物，蜂湧而上的加以胡亂砍打，鴛掘魔不但衣服被撕得四分五裂、遍身污血，頭目也被打傷了，他不加抵抗的趕快逃開而回到世尊處。世尊遠看着鴛掘魔頭目傷破、血流污身而回的情形，就慰問道：「你必需好好的忍耐，這樣以前的業障就可消滅。」鴛掘魔接受教誡的向世尊頂禮，並唱頌出如下的詩偈：

堅固的聽受真理的語言 堅固的實踐佛陀的教法

堅固的親近善良的朋友 便能成就的證得滅盡處(一)

我本來是大賊 名字叫鴛掘魔

爲洪流所飄蕩 蒙世尊之拔濟(二)

今觀察自己所歸依的事業 也當觀察一切存在的根本

今已努力修行而達到三明 成就了諸佛所實踐的道業(三)

我本來名叫無害 卻殺害不計其數

現在名稱真諦實 不再傷害於一切四

假設身口意等業 都無害人之心識

這就稱為無殺害 何況還能起思想(四)

弓師能夠調整弓角 治水者能夠疏導水

巧匠能夠修整木塊 智者能夠調御自身(四)

或被鞭杖而打伏 或被言語而屈服

今我不需被刀杖 竟能自我來調伏(七)

人於先前犯過惡 以後停止不復犯

光明照耀於世間 有如雲消而日現(八)

比丘不論老少壯 勤修佛陀之教法

光明照耀於世間 有如月出而雲消(九)

我今所受苦痛少 飲食亦能自知足

盡脫一切之痛苦 本所受緣今已盡(十)

更不再受死亡述 亦復不樂有生命

現正等待時節至 充滿喜悅心不亂(十)

鴛掘魔頌畢，如來對其所說加以讚可，於是他向世尊頂禮，然後退出而去

× × ×

鴛掘魔是最極利根的佛陀弟子之一，他所頌唱的詩偈，有三偈也收在南傳法句經內，第(六)詩在今法句經的八十偈，第(八)詩在今法句經的一七二偈，第(九)詩在今法句經的三八二偈，可參閱。

本文取材自增一阿含經卷第三十一的第六經(大正藏第二冊七一九頁以下)前半段，後邊有比丘向世尊請問：「鴛掘魔前世是做過什麼功德，以致今日的聰明智慧和容貌的端正美好舉世無雙？又會做過什麼不良的行為，以致此生殺害那麼多人？又會做過什麼功德，才能在今世得值如來並證阿羅漢道呢？」世尊於是說出鴛掘魔曲折的前生故事。由於篇幅所限，此段只好略去。

有關鴛掘魔的故事，大正藏第二冊的二八〇頁(雜含一〇七七經)、三七八頁(別譯雜含十六經)、五〇八頁(五四四頁等(三種別譯本)，在細節上的說法都有一些出入，可以參考。就中求那跋陀羅所譯的四卷本「鴛掘魔羅經」(五二二頁)五四四頁)出入最大，顯是後出的經過大量敷衍的，後期大乘如來藏說：與原來的鴛掘魔經相去已不啻萬里計，值得注意。

※又此乃迦葉流派所作，以自為正統也。

過堂

· 香幢

—夏中一日第一章之一—

時間：七十五年農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

地點：佛隴茅蓬。

田中的一天。

拍、拍、拍……

「白大眾，安居既過一日，餘有×日在，當動精進，謹慎莫放逸。」

福田

聞板聲，嚴整搭衣，至大殿會集。衆到，維那舉腔：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大衆應合，並向上問訊。問訊已，依序齊步，一小行出家的莊嚴隊伍，院中烈日當空，石榴、芒果、百樂，落了滿地。那些早晚囂噪的鳥雀，也不知躲到那裏，只聽佛號綿綿，聲聲歷歷：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行至齋堂，過堂用齋。衆坐定，維那舉腔，大衆同念供養文：

「供養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悲觀世音菩薩，大願地藏王菩薩，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此時，侍者出生送食。何故出食？或稱出生，是爲我佛教慈悲捨的實踐。以慈故，飽滿一切；以悲故，拔飢渴苦。於食前，爲衆生出少許食而施與之，不唯我獨飽，願此食徧十方，普施周沙界。其起因有下數緣：

一、佛說觀佛三昧海經謂：有一金翅鳥，追捉一龍而欲食，龍懼逃至佛所。鳥敬佛故，不敢妄

動，佛爲說法，並囑戒殺，得受僧出生之食，維護佛法。

二、爲曠野鬼也。南本涅槃經卷十五，梵行品第二十二云：

「佛告諸比丘：我於往昔，分衛聚落，見樹下有一鬼神，名曰曠野，純食血肉，多殺衆生，日啖一人。我於爾時，爲彼鬼神廣說法要。然彼慕惡愚痴無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爲大力鬼，動其宮殿，令不安所。彼鬼於時，將其眷屬，出其宮殿，欲求扼逆。鬼見我時，即失心念，惶怖躄地，迷悶斷絕，猶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彼即坐起，生善信心。我復本相，爲說法要，授不殺戒。彼鬼白曰：我及眷屬，唯仰血肉爲食，今以戒故，云何存活？佛言：今敕弟子，隨修行處，食時先施一分，今汝等飽滿，若不出生，非佛弟子。」

三、鬼子母者，羅刹中之巨擘也。梵語羅刹，此云速疾鬼。毘奈雜事三十一記載：

「此母先是牧牛人婦，因有不如意事，起瞋恨心，發誓將食王舍城中，所有諸人男女。因其惡願，捨身隨生藥叉之內，而有千子，皆爲鬼王，統數萬鬼。五百在天上，常擾亂諸天。五百在世間，常擾亂國界人民，日日噉食王舍城中諸人

男女。時彼城人，皆言爲賊將去。護城善神告白：汝等男女，非賊偷去，乃歡喜藥叉取而食之。諸人答曰：若取我男女食者，乃爲怨賊，何名歡喜？」

是故梵語訶底利母，此云怨賊，即諸天中，鬼子母天是。「王舍城人，白佛求救，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此母天上人間，處處求覓不得。後遇增長天王，指詣佛所。佛言：汝憐愛兒乎？汝有千子，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汝復食之，其若何如？」

世尊說法化導，令受三皈五戒，遂揭鉢還其愛兒。其母白佛言：既受戒已，我及子衆，今何食耶？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瞻部洲，所有我諸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並於食末設一食盤，呼汝名字並諸兒子，皆令飽食，永無飢苦。若復有餘現在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

佛告呵利底：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勤心擁護，勿令衰損，使得安樂。乃至我法未滅已來，於瞻部洲應如是作。」

以上三緣，如是暴橫，見佛威神，不動聲色，而能降伏。然恐其暴惡習氣未盡，故先以甘露妙法，滌其心胸，後以飯食，令充足飽滿也。

(待續)

會 德 功 田 福 寺 然 湛

(如蒙捐助請利用郵)

會 長：陳錫璋
副會長：鄭海英
顏高龍

8 月 份 救 濟 事 蹟



1 李琪生：住台南市富強路二三三巷一二二號2F的十八歲少年李琪生，因腦部不明疾病昏迷月餘，輾轉各大醫院，花了三十餘萬的醫藥費，仍不見好轉。由於家境貧寒，父母親皆須出外地謀生，年邁的祖父母也寄居在朋友家中。一家人流離失所，亟需各界援助，以待繼續診治。本會得知，即由鄭副會長率員前往慰問，並資助貳仟元整。

2 郭瑞田：住台南縣永康鄉南灣路。其妻因尿毒症過世，遺下四名稚子，最小的尚須哺乳，目前乏人照料；其父又因中風而行動困難。全家只靠郭先生做零工的微薄收入過活。由於經濟拮据，面對病父與嗷嗷待哺的幼兒，郭先生的心理壓力也愈大，生活困苦，急須救助。本會得知，即由鄭副會長率員前往慰問，並資助肆仟元整。

3 蔡正宗：住台南市塩埕二九一巷十四弄三十六號。蔡先生患有胃潰瘍，不久前病情惡化，引發胃出血，經手術治療後，病情已漸好轉。無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妻又因癌症不治，於八月初撒手人寰；身體虛弱的蔡先生，在傷痛之餘，又須照顧四名幼小的子女，父兼母職，身心交悴。貧病交加，無法工作謀生，急須仁人善士同伸援手。本會得知，即由副會長等人前往慰問，並資助伍仟元整。

4 蔡竹謨：今年六十四歲，住善化鎮茄拔嘉南里九十一號。蔡先生因父母早逝，自幼孤苦零丁，年青時即罹患疝氣，還可以自由活動，常為人打工謀生。五年前因病情惡化，除手脚行動不便外，疝氣也日趨嚴重，不但無法洗衣且無法自炊，時常病倒床上；幸好鄰居林鮐女士慈悲為懷，除將他送醫就治外，並為他洗衣服，每日三餐均親自送飯或派兒媳孫女代送供應，五年來如一日，林女士的善行，實在令人感佩。經中華日報披露後，本會即派員前往慰問，並資助伍仟元整。

5 林永彬：現年八歲的林永彬小弟弟，住台南縣新市鄉豐華村九號。八月初因發燒，經附近開業醫師治療後退燒，但隔天，身體及四肢突然長出很多紅色的皮丘疹及水疱，因病情轉劇，送入台南市新樓醫院小兒科救治。經診斷發現為本省第二個「上皮毒性壞死性剝離症」的罕見病例。由於林父於今年一月去世，遺下三個小孩。其母平常以外銷襪子加工為業，收入微薄，又須撫育幼小，無力負擔林永彬小弟弟的龐大醫療費用。經中華日報披露後，本會即予資助伍仟元整。

6 羅清層：住苗栗縣後龍鎮挖仔內二十之一號。羅先生祖籍江蘇太倉縣，現為退役榮民。羅先生篤信佛法，多年前發心為某道場工作，不幸被重物壓傷，致使脚蹠移位，至今行動仍不方便，且尚有一處壞疽必須手術，雖有榮民保險，但素無積蓄，生活困苦。本會得知，即予資助叁仟元整。

7 本會固定救濟戶：吳 姜、李王瑞娥、蔡金李，各發給濟助金伍佰元整。

8 八月十七日花蓮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舉行隆重的啓業典禮，本會捐贈肆仟元，做為該院貧苦病患之醫療基金。

蓮話

▲子等歸向極樂，全須打得一副全鐵心腸，外不為六塵所染，內不為七情所錮，汙泥中便有蓮華出現也。

—彭二林

▲蓮華種子，榮悴由人，時不相待，珍重！珍重！

—彭二林

▲上品見佛速，下品見佛遲，雖有遲速異，終無退轉時。參禪病者相，念佛貴斷疑，實實有淨土，實實有蓮池。

—張守約

▲當生大歡喜，切勿懷憂惱，萬緣俱放下，但一心念佛。往生極樂國，上品蓮華生，見佛悟無生，還來度一切。

—蓮池大師

